春秋分記

二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五十三

宋 程公說 撰

晉世本第一

姬姓侯爵其先出自周武王少子成王母弟唐叔虞字子于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請擇日成之遂封叔虞於唐居國大夏曰晉陽唐叔子燮改唐為晉自唐叔至鄂侯十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三世莊十五年曲沃武侯并晉先晉遂絶僖二年始見于經晉初都晉陽今太原府陽曲縣穆侯徙都絳孝侯改絳為翼曰翼侯在春秋前至武公自曲沃徙都復謂之絳今絳州翼城縣成六年景公又遷於新田今絳縣

鄂侯　哀侯

小子侯　侯緡

武侯　獻公

惠公　　懷公

鄂侯

名郄孝侯子即位二年魯隱之元年後五年奔隨桓王立哀侯六年晉人復逆之於隨納諸鄂

在位六年

隱公傳五年春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桓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莊伯成師子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翼侯奔隨故立其子也

呂祖謙曰曲沃莊伯本非孽子正當助翼伐曲沃

今乃助曲沃伐翼附臣伐君殊非天討君臣之綱

亂矣

傳六年春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

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哀侯

名光鄂侯子隱五年周桓王立之明年改元至桓三年為曲沃所獲四年曲沃伯稱弒之在位九年

桓公傳二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

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

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文侯子）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昭侯子）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桓叔子）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莊伯子）伐翼次於陘庭韓萬（莊伯弟）御戎梁宏為右逐翼侯於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

叔 欒賓之子

小子侯 哀侯子桓三年曲沃伯稱伐晉虜哀侯晉人立之明年改元是時曲沃益强至桓七年伯稱殺之在位四年

桓公傳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侯緡 哀侯弟桓八年周桓王伐曲沃立緡改元至莊十五年曲沃伯稱伐晉侯緡滅之在位二十六年先晉自此絕

桓公傳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冬王桓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

傳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武公

名稱先晉稱侯之曾孫曲沃桓叔之孫曲沃莊伯之子自莊公十五年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為晉侯於是盡併晉地從都絳翼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先晉而代之凡六十七年武公代晉二年卒

莊公傳十六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僖王就命為晉侯小國故一軍 晉武公以師伐夷殺夷詭諸 詳見周

獻公 謚法博聞多能曰獻

名佹諸武公子莊十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僖九年卒在位二十六年

莊公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傳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偪 桓叔莊伯子孫強偪公室 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傳二十四年秋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

子（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傳二十五年秋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
聚（晉邑）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晁補之曰士蔿對伐虢事言禮樂慈愛戰所畜也
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何其賢哉
賢者而謀人之國則必以其道若患公族之偪則
有道以裁之矣無故教其君以滅宗黨戕支傷本
如是以為彊公室耶實弱之矣獻公知患其族身

死而諸子爭立禍流晉邦申生縊夷吾重耳奔而奚齊卓子其愛子也皆為世大戮蓋其事好還也非天啟文公晉其血食哉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為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傳二十七年冬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詳見虢）

傳二十八年晉獻公（武公子）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武公妾）

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納女於人曰女眤據切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二五皆獻公大夫賂之為耳目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狄地曠絶於晉

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若此

閔公傳元年冬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將下軍先為之極

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震下坎上屯也)之比䷇(坤下坎上比也初九變而為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震變為坤)車從馬(震為車坤為馬)足居之(震為足)兄長之(震為長男)母覆之(坤為母)衆歸之(坤為

衆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萬畢公高之後

何休曰國之廢興有義有命不以名數按周之先始於棄亦廢名也何以而大

傳二年冬十二月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

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呂祖謙曰里克之意謂戰敗則害太子戰勝則必中驪姬之讒此所以請君舍之克入告君之言既

如此至出見太子則又教之孝國語所謂善處父

子之間是矣

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

其事也(冬十二月闕盡之時)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凉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韋弁服軍之常也尨偏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内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

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藺敏修曰從大子者凡六人皆有言焉先友淺而闇羊舌大夫恭而僻先丹木近而全罕夷簡而持狐突敏而明梁餘子養違而道嗚呼吾其從梁餘子養之言乎夫晉侯之欲殺大子決矣吾寧負違

命之罪而使君無殺世子之名故逃之而去者爲君也非自爲也而梁餘子養知之先丹木之去亦可以全矣然爲其身不爲其君觀衣而知凉觀時而知殺觀金而知寒觀玦而知離非狐突之明無以及之至於先友則所見淺矣罕夷知君之心而不爲太子計亦持之而已羊舌大夫知違命之不孝而不知陷父於不義者不孝之尤者也知棄事之不忠而不知陷君於不義者不忠之尤者也恭

則恭矣其僻之尤者也卒之太子死謚之曰恭其

入羊舌大夫之言乎

僖公經二年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

傳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産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

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

師伐虢滅下陽詳見虞

傳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

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直救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

國語反自稷桑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乃歌曰暇

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

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

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

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

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

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

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優

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

中立乎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況益彼有成矣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里克曰弑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呂祖謙曰中大夫里克也驪姬欲殺申生而立奚齊所憚者尚有里克使克能執正不回則驪姬之

計未必行令優施聞里克之言遂告驪姬姬聞中立之言遂肆行而無忌以國語所載論之所載本末初不同謀殺申生但著優施之教左氏直書中大夫成謀見當時姬憚里克克若能守正不懼殺申生謀必不成克既說中立可以自免驪姬得以肆其謀而無憚雖不須驪姬謀謂之成謀亦可也

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

墳音憤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欵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禮記檀弓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

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共世子也新注檀弓所載與左氏事同然曰君安驪姬只一安字與左氏遠甚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冬晉人執虞公

傳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　初晉侯

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
使讓之士蒍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
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
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
宗子維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
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
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
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

晁補之曰士蔿始勸晉侯去桓莊之族羣公子皆
無罪而以為戮晉公室已弱矣晉侯惑驪姬欲去
申生夷吾重耳故為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賢乎
當諫其君無疏諸子自啟禍不然知三年將尋師
焉則無築可也築而不慎坐觀晉隙若非已任者
而退有後言以謂一國三公夫晉之寵者不惟奚
齊卓子乎而二公子何預為臣不忠慢君誤國其
罪大矣恐後之人昵其浮詞而不要其衷故辯之

秋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公説曰虞公貪璧馬之賂而道晉以伐虢晉獻貪得國之利而滅虢以及虞志於貪而不知禍之踵乎後其失一也蓋下陽滅而虞之亡形已成虞虢滅而申生之禍已作得不償失功不救亂可不謂之大惑歟故以一時之事言之則晉獻之勝雖加於虞公若其貪以致失則皆小人釁於勇嗇於禍

者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經八年夏狄伐晉傳見狄

經九年秋九月甲子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傳九年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宰孔遇晉侯曰可無會

也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徹戒獻公晉將有亂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

叔曰（荀息）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言可復也）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　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晁補之曰獻公嬖驪姬殺太子逐羣公子晉事可

知卒欲立驪之子以屬荀息荀息賢乎公子有當立者矣盍姑勸之以與所當立不然辭勿傅以直匡君可矣傅非所立而許之死非也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夷吾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

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
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皇矣文王之謂也又
曰不僣不賊鮮不為則詩抑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
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禮記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
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
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
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

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惠公 諡法柔質仁民曰惠

名夷吾獻公子小戎子所生僖九年里克殺奚齊卓子惠公自梁入立明年改元至二十三年卒在位十四年

僖公經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傳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

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晉侯改葬共大子申生秋狐突適下國曲沃遇大子大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請罰夷吾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敗也韓晉地獨敝惠公明不復以晉畀秦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

伯曰吕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名之不從

不與秦賂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秦伯使

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

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

秦鄭子之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

與也伐之必出大主秦也小怨里丕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

誰能出君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傳十一年春晉侯以平鄭之亂來告天王襄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傳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

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
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
欲為其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
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經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傳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晉卜偃曰期音基年將有大咎
幾亡國　冬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
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

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

傳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申生姊）屬賈君焉（獻公次妃）且曰盡納羣公子（武獻之族）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

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

公曰不孫（音遜）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音漲）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

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茍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因為幸言必敗

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止獲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反垂頭髮拔舍從之

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踐厭也厭突之夢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若耕切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罃弘姊妹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薦之以薪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

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反首拔舍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告呂甥召使迎巳子金飴甥字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

恐國人不從故先賞於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懷公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税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州長各繕甲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兑下震上歸妹之睽䷥兑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為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音荒也女承筐亦無貺

也盇血也䀝賜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故下刲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西鄰責

言不可償也嫁女於西知有責言不可報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

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相通為雷為火為嬴敗姬嬴秦姓姬晉姓震為雷離

為火火動熾而害其母故曰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

于宗丘震為車離為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說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火還害母故敗乃不出

國歸妹睽孤寇張之弧睽上九爻辭姪待結切其從才用切姑子圉

質秦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謂子圉婦懷嬴明年其死於

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

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十月晉陰飴甥（呂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

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晳（晉大夫）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藺敏脩曰惠公背秦施而棄鄭駟慶鄭諫之善矣

再諫而再不從以道去之可也乃幸其君之敗而不救將獲秦伯而誤之豈理也哉曰君實深之曰固敗是求彼以晉侯為愎吾見鄭其愎之尤也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賦也晉河東置官司焉

傳十六年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傳十七年夏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宦事秦為妾

傳二十二年秋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秦所妻子圉懷嬴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傳二十三年秋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子圉命無從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子狐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

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曰季時狐毛賈佗皆從獨舉此五人賢有大功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

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重耳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

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狐姬所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

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狐偃趙衰賈佗）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其

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子圉妻）奉匜（音移）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

藺敏修曰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晉侯受之獨何心哉以禮辭之烏知其不反故夫懼不克而容為權者小人之事也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朝宗于海公賦六月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康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經二十有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是年文公入國

懐公諡法慈仁短折曰懐

名圉惠公子為質於秦僖公二十三年自秦逃歸嗣立明年文公入懐公出亡即遇殺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五十四　　宋　程公說　撰

晉世本第二

文公　　襄公

文公　諡法忠信接禮曰文

名重耳獻公子狐姬所生在外十九年僖二十四年入殺懷公而立改元霸諸侯至三十二年卒在位九年

僖公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

納重耳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才用切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　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不書亦不告也　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

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公衣袂）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若反齊桓已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

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賢遍切）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

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文公女）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

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蘇轍曰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舅犯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

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平要功於內不能
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絶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
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晉人戴之遂霸
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是以主盟中夏幾
二百年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豈非積
之有厚薄故耶

傳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襄王狐偃言於晉
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

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睽䷥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為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辭遜秦師使之還順流故曰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

殺之于隰城　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秋秦晉伐鄀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

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劉器之曰晉文之請隧非欲真請之也示欲逼周取天下若楚莊王之問鼎也故周人窺見其意而與之田名曰與之其實逼天子奪之也且王室都洛而溫乃今溫縣也原乃今武原也今晉以兵圍而取之其逼王室甚矣而左氏反稱其伐原以示

之信何也

傳二十七年冬楚子成公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莊公孫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閔元年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趙衰曰郤縠縠本又作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

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

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經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

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人磔死人）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將發曹家）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事見二十三年）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犫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胷見使者曰以君

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使子玉去宋曰

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以為己功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

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
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
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
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
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
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
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
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

衆欲止子玉不可新注子玉取敗在此一句

呂祖謙曰子犯之在晉如管仲之在齊然未必一一皆是若使文公從子犯此言則失親鄰報施之義矣賴得先軫諫之以此見謀臣不厭多其後同秦圍鄭子犯又欲與秦戰賴文公不聽又以此見人材雖多亦須人君自識安危治亂之大體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喻晉軍盛若原田草可以謀立新功）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音古）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

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此是攻瑕）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

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

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孫復曰晉文奮起紹桓尊周首帥四國之衆以破得臣于城濮功信美矣惜其不能遂帥諸侯朝于京師反以乘勝之師致襄王于踐土況又受其侯伯之命弓矢之賜哉雖曰不脅天子吾未之信也

是故桓王賜齊侯命襄王命晉侯為侯伯皆没而

不書焉噫孔子皆没而不書後世猶有脅天子而

取九錫者悲夫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

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

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

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

攻得臣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

毒也已　六月晉人復衛侯元咺奔晉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狗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狗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新注魏犨顛頡同罪異罰猶有未能刑處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

歸之于京師元咺歸衛立公子瑕　是會也晉侯名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名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

趙子辨疑曰左氏言非其地王者無外豈有畿外則非其地此但記所至之處不可別為義也又云以明德也按晉侯召王而朝之愈乎不朝耳夫子不以為罪以功補過此乃四勤之中未及於禮而

謂之為德無乃過乎

丁丑諸侯圍許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

蔑將左行

經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傳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經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秋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

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且貳於楚也秦伯聽燭之武言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子反為鄭守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請擊秦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傳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經三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傳三十二年春楚鬭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

始通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西師謂秦師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安衆心

襄公謚法甲冑有功曰襄名驩文公子僖三十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文六年卒在位七年

僖公經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癸巳葬晉文公秋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有二月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時文公未葬未得謂之先君故止謂之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文嬴文公夫人襄公適母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音隳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夏狄侵齊因晉喪也秋狄伐晉及箕八月戊

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狄別種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三十四年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

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絶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名列）冬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楚師退舍遂歸（詳見楚）

文公經元年夏四月晉侯伐衛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

晉侯于戚

傳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今晉亦不朝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衛人伐晉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而正其疆）

經二年春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

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詳見秦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喚之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箕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出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

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晁補之曰瞫之失右也自謂黜而宜則亦安之苟

自謂㸃而非宜則亦有君命矣先軫何所受怨哉自以未獲死所而往馳秦師豈死所也哉若恥無勇乎則挺然以身授兕虎亦勇也是匹夫之剛也

狼瞫而君子孰非君子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書士縠堪其事也

石季長曰內書公孫敖外書晉士縠政在於大夫可見矣垂隴之盟按左氏則公猶在晉處父在晉盟公公孫敖在鄭盟諸侯君弱而臣強可知也左氏貴士縠之堪事宜辯疑削之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秦人伐晉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巳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冬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

侯盟

經四年秋晉侯伐秦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

傳五年冬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逆旅大夫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月晉殺處父傳晉趙成子欒

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經六年秋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衰）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令始至）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為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趙盾）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

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秋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所生）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除也）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文公子）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

九人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偪姞生襄公為世子故讓使在已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為佐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少族多怨九

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續鞫居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妻子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已蒙宣子寵位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

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晁補之曰趙盾為政而賈季專立公子樂乃不討又擅殺陽處父亦不討僅得歸罪續鞫居異哉夫陽處父以能上盾公也賈季怨易班而害處父私也盾自以不足當政耶則去之苟無愧於公而季再逞私盾力不足以禁又送其帑無政莫甚焉

春秋分記卷五十四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